

# 史晨碑難字探源

## Research the difficult characters on the slate of Shi-Chen

葉吉芳

Yeh Chi-Fang

東方設計學院講師

葉子卿

Yeh Zi-Ching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學士

紀欣妤

Chi Hsin-Yu

The Primacy Collegiate Academy

### 摘要

中國書法流傳數千年，為中華文化之一，早已流傳至臨近的日本、韓國，目前已成為世界顯學，近年來甚至歐美地區也多有修習者。

而漢字流傳至今，已知有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書體，其中的隸書在漢字書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史晨碑是中國東漢時期的隸書碑刻，與禮器碑、乙瑛碑合稱孔廟三碑，是為學習隸書者入門之碑帖。史晨碑刻於建寧元年間，全名稱《漢魯相史晨奏祀孔子

廟碑》，其字凝重典雅，筆致古樸，為許多書法學習者所喜愛。

而目前社會通行之中文是為教育部公布的楷體「標準字」，而此楷體雖是承自隸書而來，但有一部分隸書字型結體與現行楷體大有歧異，造成學習者的錯誤認知與困擾，因此本研究即以史晨碑中之十八個令人疑惑的難字為研究標的，研究中盡量將史晨碑之難字與古篆字甚至是甲骨文作比較，再考諸古典，以祈此研究能夠更為周詳。

**【關鍵詞】** 書法、隸書、史晨碑、文字學

## 一、前言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又以書法最為吸引人，可謂是中華文化的精髓，而漢字流傳數千年，因其年代久遠、內涵豐富，已成為世界顯學，甚至流傳、普及至臨近的日本、韓國，近年來連歐美地區也多有修習者。

### (一)中國文字的源流

漢字除了作為文字溝通、資訊傳播之外，研習書法更可進入中文的文字學研究，也是文化藝術的結晶，而且延用至今達數千年之久，有其脈絡可尋，研習書法，辛苦而迷人。而漢字流傳至今可謂淵遠流長，已發現的依序為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

目前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可追溯至甲骨文，研究甲骨文的學問稱為「甲骨學」，甲骨學從西元 1899 年發現至今，不過一百餘年，劉鶚於西元 1903 年將收藏的甲骨精選一千多件拓印成書，即是第一本將甲骨文著錄出版的書籍《鐵雲藏龜》<sup>1</sup>。董作賓的甲骨文分析研究，最早的甲骨文出現在殷商時代。依唐濤的說法，發現最早的甲骨文出現在殷代的武丁時代<sup>2</sup>，距今三千三百餘年，是世界的瑰寶。

### (二)隸書之重要性

本文要探討書法中的隸書，因為隸書在漢字書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理由如下：

- 1、蕭之華表示，「隸書為中國書法藝術發展之要衝，上承篆書，下啟行草，源於我國戰國時代，歷秦隸、漢隸，書藝體制完備。溯其歷史，迄今超過二千年。」<sup>3</sup>。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下啟草行楷。因此隸書可說是連繫古文字與今日楷書之字體。
- 2、今日通用之楷書乃自隸書傳承下來。隸書起源於秦朝，相傳由程邈<sup>4</sup>整理而成，

<sup>1</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exhibition/yin0701/s-03.htm>。

<sup>2</sup> 唐濤，《中國歷代書體演變》（台中：台灣省立博物館，1990），11 頁。

<sup>3</sup> 蕭之華，〈略論書法家嚴榮貴之隸書〉，發表於 <http://blog.udn.com/hyc66/8437723>。

<sup>4</sup> 杜忠誥，《書道技法 123》（台北：雄獅美術，1986），16 頁。

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若上推至程邈所整理的秦隸，則隸書距今已超過二千二百餘年，是非常古老的文化遺產。

- 3、書法中的隸書有各家不同字體，其中有部分字型延襲古篆字，而與楷書有所不同，因此可作為學習者進行文字學研究的入門。如本研究所探討之「怖」「流」等字型與現行字不同，卻更加貼近古文字，因此書寫隸書可說是與古人相會的一種管道。
- 4、書法是美與藝術的總合。一般傳統的書法有篆、隸、草、行、楷，近代又發現了更早的甲骨文，而經過許多書法家的研究、演繹之後，所有上述書體皆已成為中國的書法藝術。而書法即是藝術可以熹平石經與歐陽詢的故事為例。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sup>5</sup>，即是指蔡邕領銜製作鑿刻而成的熹平石經，觀視者眾。另有歐陽詢的故事，某日歐陽詢在路旁見古碑，碑文是晉代大書法家索靖所書，歐陽詢已經走了過去，再回頭在碑旁站著欣賞，看了三天才回家去<sup>6</sup>，說的是大書法家歐陽詢見了索靖的書法，並被吸引而留連多日的事情。
- 5、東漢時期隸書已發展成熟，歷代並留下大量碑刻，皆已成為今日書法家學習的碑帖，常見的有曹全碑、禮器碑、石門頌、史晨碑、張遷碑、西狹頌…等，不勝枚舉。
- 6、隸書的碑帖不下數十種，其風格大多不同且十分強烈，書體變化多端，可說是各書體中之最者。以下僅舉出較常見的數種隸書碑帖為例，有曹全碑、禮器碑、乙瑛碑、史晨碑、張遷碑，如表 1 所示。

表 1. 五種隸書風格之比較

1	曹全碑	字體道秀多姿，波畫流麗，技法圓熟 <sup>7</sup>
2	禮器碑	細勁雄健，端莊典雅，且有厚重流麗之美 <sup>8</sup>
3	乙瑛碑	峻逸整美 <sup>9</sup>
4	史晨碑	提按輕重，筆力道勁。波磔分明，溫文爾雅 <sup>10</sup>
5	張遷碑	用筆方勁沉著，筆力雄厚，結構端莊方嚴 <sup>11</sup>

<sup>5</sup> 范曄撰，《後漢書(中冊)》(台灣商務出版社，2010)，03-882 頁。

<sup>6</sup> 余雪曼，《書法入門合訂本》(藝術圖書公司，1982)，13 頁。

<sup>7</sup> 鄭佩香主編，《漢曹全碑》(台南：大眾書局，1999)，內頁首頁。

<sup>8</sup> 孫寶文，《禮器碑》(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1)，出版說明。

<sup>9</sup> 趙明，《中國書法藝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73 頁。

<sup>10</sup>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史晨前後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史晨碑簡介。

<sup>11</sup> 唐濤，《中國書體演進》(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1996)，145 頁。

7、隸書是許多書法家進步的動力來源，因為隸書風格特異與多種面貌的特性，讓許多大書法家透過研習隸書來改變自己。以下舉陳鴻壽與江兆申為例，陳俊光曾論書法家陳鴻壽，「…廣泛地學習漢碑，從漢代的摩崖石刻中汲取養分，例如《石門頌》、《西狹頌》等」<sup>12</sup>。另田欣孟言及近代書畫家江兆申，「隸書方面是以〈張遷碑〉為宗，取其厚重的筆法和方整的結體。其後，以〈禮器碑〉相輔，使在雄渾中又具一股靈秀氣息。」<sup>13</sup>

### (三)例舉三種不同隸書之碑帖字

前文提到隸書碑帖有各種不同風格，特舉風格迥異的三種碑帖為例，分別是曹全碑、張遷碑、史晨碑。



圖 1. 三種隸書碑帖，由左至右是為曹全碑、張遷碑、史晨碑

如圖 1 左側是為曹全碑，此碑文字「結體扁平勻整，秀美飛動」<sup>14</sup>是其特性，此碑可說是漢隸成熟期飄逸秀雅書法的典型。

圖 1 置於中間者是為張遷碑，此碑和前者大相徑庭，主要以方筆為主，字型

<sup>12</sup> 陳俊光，〈人間福報·【瑣談書法】奇才陳鴻壽〉，發表於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76115>。

<sup>13</sup> 田欣孟，〈我看江兆申《層巖疊嶂》〉，發表於 <http://www.teacher.com.tw/home5/edu-column.php?go=edul&id=11>。

<sup>14</sup> 孫寶文，《曹全碑》（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0），出版說明。

方正，筆劃嚴謹豐腴，字跡稜角分明，碑中字體並有部分是為篆體結構，如圖中的「之」字。碑文隸書樸厚勁秀，方整多變<sup>15</sup>。

一般學習隸書者多以孔廟三碑為入門之碑帖，孔廟三碑分別是史晨碑、禮器碑和乙瑛碑，因此本研究即以孔廟三碑中之史晨碑為研究標的。史晨碑是漢隸由發展到成熟時期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史晨碑碑石前後均有刻文，刻於建寧元年間，全名稱《漢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sup>16</sup>。史晨碑如圖 1 最右側所示，清萬經評此碑：「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整齊，凜不可犯。」<sup>17</sup>。寫時落筆雅致，宛似君子淑女般的文字，為許多書法學習者所喜愛。

##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人從小學習書法，亦如一般人先學習楷書，喜歡臨寫顏氏家廟碑，後來學習隸書，先寫史晨碑後寫張遷碑，雖無成就，但一直維持高度興趣。而在臨寫隸書的過程中，曾遇到許多挫折。對一個在學學生而言，學習隸書最困難的就是「教育部標準楷書字形」<sup>18</sup>，即所謂「標準字」的問題。

### (一)動機

另外有學者將書法碑帖上的字型稱為帖體字或是帖寫字，而當帖體字與標準字有所不同時又該當如何呢？

因每個學生早已受過多年的標準字書寫訓練，一切以教育部公告的標準字形為依歸，在考試時即使是一個筆劃、一個點的失誤，也算寫錯字要被扣分。此現象甚至發生在許多書法比賽的評分上面，參加書法比賽的學生究竟是要寫帖體字還是寫標準字？而評審對於書法作品書寫帖體字的部分是要扣分或是加分？這

<sup>15</sup> 孫寶文，《張遷碑》（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0），出版說明。

<sup>16</sup> 方傳鑫，《史晨前後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簡介。

<sup>17</sup>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史晨前後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史晨碑簡介。

<sup>18</sup> 教育部：<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691&Page=17004&WID=c5ad5187-55ef-4811-8219-e946fe04f725>

些問題都造成了評審與學生很大的困擾。

若真是如此，那寫隸書真是很痛苦的事，就以史晨碑而言，首行之中就有「年、朔、日」三個字，其字型與現行楷書有所歧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史晨碑之「年、朔、日」字型

標準字型	年	朔	日
史晨碑字型			

一般學習者在學習書法時多是埋頭苦練，沒有時間也沒有資源來對書體作深入之研究。我本身亦是如此，乃有如上表所示「年、朔、日」的文字，在學了數年之後仍存有疑惑，內心不踏實。

而有關上述的疑問，初學者因基礎不深，對書法的認知尚淺，僅能在臨帖方面下功夫。老師一般也受限於時間因素，僅能講解書寫的重點，對字形疑義少加解釋，而台灣學生多半生性羞怯，只會埋頭苦寫，不敢多問。

## (二)研究目的

因此，我特地將我學習隸書的第一本字帖《史晨前後碑》<sup>19</sup>的字型仔細參詳，史晨碑中可辨識者 911 字(各版本不同)，而我仍然對其中的 136 字產生疑問。

一般碑帖本身重複字很多，史晨碑當中的「臣」字重複最多共 15 次，「孔」字次之，共重複 14 次。史晨碑去除重複字後可辨識者僅有 493 字，我有疑問的字去除重複字後為 72 字<sup>20</sup>，佔約 14.6%。所佔比例頗高，而這種高比例的疑問當然會造成學習者的困擾。

<sup>19</sup>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史晨前後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20</sup> (以電腦內碼排序)土不元日曰丘以正玄因字年考作余吹坐廷決牢邪坤怖厚流昨苻修害恩挺朔  
祇假參從曹望畢符筭處彪期越雅飭復頓輒雜棖髻褒趣遭優醜墻斂璧舊薦闕騎願獻耀巍響勅髡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將這些造成困惑的字作深入的研究，我就以史晨碑為研究標的，祈能對其中部分有疑惑的文字作深入探討。而前述之 72 字，大部分仍可辨識，故最後乃在其間選出最為疑難的字來加以研究。

本研究是以隸書的難字為研究內容，而隸書年代比楷書久遠，隸書出現時尚無楷書，故不宜以楷書來檢驗隸書之正確性；而標準字是為近代教育當局訂定作為學生學習準則的產物，也不宜以之檢驗隸書之正確性。因此本研究盡量以較古老的篆書來對這些字型作分析與評判，甚至希望能追溯至甲骨文。故而在探討時多方參考相關書籍，主要是以正中形音義綜合字典<sup>21</sup>、康熙字典<sup>22</sup>、段注說文解字<sup>23</sup>為主。

### (三)名詞解釋

- 1、隸變：又稱為隸定，發生在秦漢之間，是指漢字「從篆書向隸書的演變」<sup>24</sup>，是漢字發展的轉捩點，將漢字古字體轉寫成現代字體。由於小篆筆劃繁複，書寫不方便，一些下級官員(隸)於是將筆劃簡化，對後世的漢字有很大的影響。現代的楷書寫法絕大部份和隸變之後的文字相差不遠。隸變之後許多漢字的構形都被簡化了。漢文字因此脫離了圖畫的性質，變成便於書寫的字體。這個改變對認字和書寫方面都帶來很大的方便。
- 2、標準字：本文中之「標準字」、「標準字型」、「正體字」、「楷字」其義相同，乃指教育部公布之「常用字表」、「次常用字表」、「罕用字表」所收錄之標準字形<sup>25</sup>。中華民國教育部為了推動國字標準化政策，1982 年頒布了「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4808 字與「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6341 字。後又經多次局部修改，最新一次修改是 1998 年。目前教育部提供標準楷書字形檔有 13067 字。為配合電腦化的需要，教育部並頒布了明體、楷書、隸書、方體(即黑體)等字體之標準母稿，供字型廠商參考使用<sup>26</sup>。

<sup>21</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

<sup>22</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

<sup>23</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

<sup>24</sup> 鐘家驥，〈筆墨的歷史視角--書法隸變與書畫筆墨〉，《文藝研究》2001 年第 4 期，136 頁。

<sup>25</sup> 教育部：<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691&Page=17004&WID=c5ad5187-55ef-4811-8219-e946fe04f725>。

<sup>26</sup>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國字標準字體>。

- 3、異體字：與正字義同、音同、形體不同之字稱之<sup>27</sup>。較早使用「異體」一詞來概括漢字異體現象的，是清代學者段玉裁注的《說文解字》，段注中所說「一字異體<sup>28</sup>」的概念，實已接近今日一般所稱之「異體字」。日人北川博邦於〈別字淺說〉一文中，曾統計古籍中異體字的別稱有「別字、別體、別體字、異文、字體之異、訛體、訛字、謬體、繆體、俗字、俗體」等十一種<sup>29</sup>。
- 4、帖體字：亦稱帖寫字，「不從上下文來看，單就該字與正體字比較，其音義全同而形體有別的字形而言。」<sup>30</sup>，即是與正體字比較，其音義全同而形體有所不同的字形，也是指碑帖本身文字特殊的結體，有一部分因與現行楷書不同，在書法比賽時經常造成困擾<sup>31</sup>。
- 5、居延漢簡：1930年中國、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查團至甘肅附近考察，瑞典人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掘漢簡一萬餘枚，多為漢代之物，故稱居延漢簡。1972年至1976年，中國考古隊在居延地區又發掘出土19637枚漢簡<sup>32</sup>。
- 6、熹平石經：為一隸書石碑，始製於東漢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西元175至183），歷時九年才鑿刻而成，是最早的官定儒家經本，由當時著名的經學家蔡邕領銜製作。乃是中國歷史上刊刻最早的一部石經。當時立於洛陽城南開陽門外的太學講堂（今河南偃師）。
- 7、正中、康熙字典、說文：在本研究中主要查詢和字型有關的書，分別為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康熙字典、段注說文解字，各以正中、康熙字典、說文代表之。
- 8、書寫：本研究之中有關書寫之意，是指以毛筆作書法作品時之行為。
- 9、學習者：指正著手於書法之書寫、研究之人士。

<sup>27</sup>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shuo/fshuo.htm>。

<sup>28</sup>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178頁。

<sup>29</sup> 李瑩娟，《漢語異體字整理法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論文，2006）。

<sup>30</sup> 王昌煥，《帖體字學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17頁。

<sup>31</sup> 同塵，〈中教組第六名是我學校同事〉，發表於<http://www.shianya.com/phpBB2/viewtopic.php?f=7&t=1889&start=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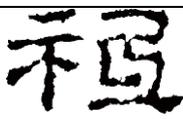
<sup>32</sup> 馮振凱，《中國書法史》（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43頁。

### 三、研究本文

#### (一)史晨碑之十八個難字

前文所說有所疑義的 72 字，其大部分仍可辨識，因此不需要逐字討論，但是仍有許多字的字型與楷書差異太大，一般人幾乎無法辨認，學習者也可能造成字型或是字義的錯誤認知。因此需要深入探討方可了解，例如史晨碑中的「流、宇、祗」，其字型如表 3 所示，與現行標準字型相差頗大。

表 3. 史晨碑之「流、宇、祗」字型

標準字型	流	宇	祗
史晨碑字型			

因此我特地在前文所述史晨碑 72 個難字之中挑出 18 個字來加以研究。此 18 字主要是如上文所述，一般學子難以辨認、較為困惑的字，分別是「厚、符、宇、不、佈、坐、期、褒、以、恩、曰、祗、優、曹、響、流、願、髣」。以下即是史晨碑中 18 個難字之探討：

#### (二)難字之探源與分析

1、「厚」：字型「」。查說文得厚之字型為「」<sup>33</sup>，此字型厂下有日與子，與楷書相同，而康熙另有「」字，是為后從土，康熙另有「」字，但皆與史晨碑之「」不甚相同，經查教育部異體字網站<sup>34</sup>，則可查到「」，因此可知史晨碑之「」字是為異體字之一。

表 4.與「厚」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7)
字源	史晨碑	說文	康熙	康熙	康熙	康熙	異體字
字型							

<sup>33</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232 頁。

<sup>34</sup>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2、「符」：字型「𠄎」為草字頭，與現行楷書不同。在康熙字典查到篆字的「箒」為竹字頭，可知楷字之字型與篆字同，而隸書承自篆書竟然變成了草字頭了，又再查了許多資料之後，發覺很多竹字頭的字在隸書中被簡化成了草字頭，此可以華山神廟碑的「節」、曹全碑的「等」為例，而此現象在部分的楷書中也可看到，例如李叔同的「等」、歐陽詢的「節」、歐陽詢的「筆」皆是，因此可說此現象尚為常見。以隸書來書寫時宜依帖體字書寫，不宜寫成竹字頭。

表 5. 與「符」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7)	(8)
參考字源	史晨碑	說文	康熙	華山神廟碑(節)	曹全碑(等)	歐陽詢(節)	歐陽詢(筆)	李叔同(等)
字型	𠄎	𠄎	箒	節	等	節	筆	等

3、「字」：字型「𠄎」，要查此字十分困難，後來則在康熙字典查到「𠄎」和「𠄎」，其說明為「𠄎，籀文字字」<sup>35</sup>，籀文即指大篆，因此可確定史晨碑此字是為大篆之「字」，又在說文中找到「𠄎」為字字，「𠄎」為籀文<sup>36</sup>，此說明與康熙同。因此知史晨碑之「字」為籀文之字型，並無錯誤。

表 6. 與「字」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字源	史晨碑	康熙	康熙(籀文)	說文	說文(籀文)
字型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4、「不」：字型「不」，此字在楷書為四筆畫，而在隸書中多為六筆畫，如曹全碑為「不」，而在說文和康熙中的小篆字型皆為「不」，再考至大篆，大孟

<sup>35</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217 頁。

<sup>36</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342 頁。

鼎是為「丕」，查毛公鼎則為「𠄎」，故可說「不」字在隸書中是將篆書加以美化，而在楷書則將之簡化了。

表 7. 與「不」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字源	史晨碑	曹全	說文	康熙	大孟鼎	毛公鼎
字型						

5、「怖」：字型「𠄎」，其左邊是「心」部首，此字之主要的疑惑是在右側的「布」，其形體不類一般的布，而查了康熙與說文，得「布」之字型是為「𠄎」，說文：「從巾，父聲。」<sup>37</sup>是為形聲字。查毛公鼎，有「父」字形為「𠄎」，故可知布的上部為一父字，而下部為巾，布另有馬王堆帛書<sup>38</sup>得布字為「𠄎」，可為證明，查說文的「怖」則是「𠄎」<sup>39</sup>，皆得到相同的結果。

表 8. 與「怖」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參考字源	史晨碑(怖)	康熙(布)	毛公鼎(父)	馬王堆(布)	說文(怖)
字型					

6、「坐」：字型「坐」，隸書另有居延漢簡為「坐」，此字甲骨、大篆闕如，只能追溯到小篆，正中之坐有兩個小篆字「坐」、「坐」，首字本義作「止」解，第二字「林義光氏以為『象二人對坐土上形』」<sup>40</sup>，查康熙得「行之對也」<sup>41</sup>，若依兩種篆字的寫法，則楷書、隸書的字型雖然不同，其實都是承襲自小篆而來，書寫時宜照隸書之寫法為是。

<sup>37</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365 頁。

<sup>38</sup> 蔣文光，《中國書法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84 頁。

<sup>39</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519 頁。

<sup>40</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264 頁。

<sup>41</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153 頁。

表 9. 與「坐」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字源	史晨碑	居延漢簡	正中	正中
字型				

7、「期」：字型「」，主要想探討左半邊的「其」字型，因有此字型的字很多，如旗、棋、基、碁…。研究後發現「其」字型多大同小異，如曹全碑之「」與楷書同，另有辟雍碑之「」，另篆書有說文的「」與石鼓文的「」，其形態幾乎完全相同，所有側邊符號為「其」的字，其寫法皆可作為參考，如鄧石如的「」、吳大澄的「」。而史晨碑與其他碑帖字之寫法算是大同小異，是為美化、簡化之字型。

表 10. 與「期」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7)
參考字源	史晨碑	曹全碑 (其)	辟雍碑 (其)	說文 (其)	石鼓文 (其)	鄧石如 (旗)	吳大澄
字型							

8、「褻」：字型「」。但是楷字的「褻」中段有「保」的形態，讓人誤以為是形聲字。依正中的解釋，此字為會意字。查正中、說文、康熙，其小篆字形皆是「」。依說文「褻，衣博裾」<sup>42</sup>表前襟特寬大。依正中「褻從衣，又以孚從瓜子，即『孵』之本字，鳥伏卵而生雛…因有張其羽翼以掩覆之意，褻亦有特張其裾之意」<sup>43</sup>。是為會意字。故楷書體並不正確，而楷書另有「褻」字，但並未收錄於教育部的常用字之中。其它隸書帖「褻」的帖體字也大多正確，如曹全碑之「」，學習者應依帖體字來書寫。

<sup>42</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397 頁。

<sup>43</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46 頁。

表 11. 與「衰」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字源	史晨碑	曹全碑	正中、說文、康熙
字型			

9、「以」：字型「」。隸書寫法是左口右人，說文之小篆字是為「」，康熙釋文「以，古文」<sup>44</sup>，其形類似，但經隸變後此字之字型大有不同。「以」字是為會意字，但不能由隸字來作會意字之研究。依正中，此字是倒「巳」，「巳作止解」<sup>45</sup>，倒巳就是「不止」不止就是要「行」，「行」然後有「用」，故其本義作「用」解。其後有吳讓之寫成「」，已非原古篆字，書寫時宜依隸書之帖體字書寫。

表 12. 與「以」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字源	史晨碑	說文	康熙	吳讓之
字型				

10、「恩」：字型「」，主要想探討上半部的「因」字型，發現「因」在書法中多寫成口內有工，如何紹基之「」。在唐楷中亦屬多見，如褚遂良之「」。查康熙得「」、「從口大」<sup>46</sup>，說文亦同<sup>47</sup>。乃知其原本字型為口內有大，因此楷書的字型是正確的，而口內為工者是為異體字。在隸書的結體大致如此，如曹全碑之「」、何紹基之「」。

<sup>44</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22 頁。

<sup>45</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55 頁。

<sup>46</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145 頁。

<sup>47</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280 頁。

表 13. 與「恩」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參考字源	史晨碑	何紹基(因)	褚遂良(因)	康熙(因)	何紹基	曹全碑
字型						

11、「日」：字型「」，日字本身是康熙字典 214 個部首之一<sup>48</sup>，探討此字是欲與「日」字作比較。「日、日」兩字在標準字之字型幾乎完全相同，唯其寬幅不同，僅以寬幅來分辨二字，在中文字十分罕見，在作藝術書寫時也十分困難，尤其日字在隸書中若寬幅太小，視覺上不好看。史晨碑之「日、日」，「」(史晨碑)、「」(史晨碑)之寬幅幾乎完全相同，唯日字左上角有缺口，在其他隸書亦可查得相同之情形，如「」(衡方碑)「」(曹全碑)。而查詢康熙、說文皆得「」，另在毛公鼎得「」，可知不論大篆、小篆在左上方皆有缺口，故帖體字是為正確之寫法。

表 14. 與「日」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字源	史晨碑	史晨碑(日)	衡方碑	曹全碑	康熙、說文	毛公鼎
字型						

12、「祗」：字型「」，主要想探討右半部的「氏」字型，因有此字型的字很多，如底、詆、低、抵、砥、牴、邸、柢…。說文與康熙皆有「」的字型，另查到石鼓文之「」，皆十分類似，因此可知史晨碑的祗字型即是承襲自篆字而來，另有曹全碑為「」字型，與現今字型類同。故兩者皆可書寫。

<sup>48</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康熙字典總目第四頁。

表 15. 與「祇」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字源	史晨碑	說文、康熙	石鼓文	曹全碑
字型				

13、「優」：字型「」。依說文其義為「隱約也」<sup>49</sup>。主要想探討右半部的「愛」字型，在字型方面，說文段注本可得「」，其實「愛」字的篆書、隸書字型與楷字尚稱相似，只是其上頭的字型讓人會有疑義，在此可知並非「爪」型，而是「无」，而隸書已有變形，如何紹基之「」。隸書在書寫「愛、優」時可參考篆、隸之寫法，不宜依楷書之「爪」頭的寫法。

表 16. 與「優」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字源	史晨碑	說文	何紹基
字型			

14、「曹」：字型「」，另有禮器碑「」、曹全碑「」，此三字結體完全相同，但另有鄧石如之「」與標準字同，而查說文之小篆字為「」。可見隸、楷在「曹」字皆有經過簡化，書寫隸書時三者皆可。

表 17. 與「曹」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字源	史晨碑	禮器碑	曹全碑	鄧石如	說文
字型					

15、「響」：字型「」，對照史晨碑全文之後，得知此字為「響」字，但此字型實在特殊。「響」字查康熙得「」，說文之字型亦類似，另查清代書法家

<sup>49</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374 頁。

多寫成今日楷書如「響」之結體，如金農之「響」、何紹基之「響」，因此史晨碑響字之結體十分罕見。後來則在康熙查到「𦉳，與響同」<sup>50</sup>，因此是為響之異體字，只是此字少見，連許多書法家也少用之。

表 18. 與「響」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字源	史晨碑	康熙	金農	何紹基	康熙
字型					

16、「流」：字型「𦉳」，此字型很少見，查說文得「𦉳」，另康熙得「𦉳」，後來的隸書、楷書皆用康熙之字型，但康熙另有說明「流，古文𦉳」<sup>51</sup>，可知史晨碑的流字型雖使用不廣，但其實是古文字型。

表 19. 與「流」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字源	史晨碑	說文	康熙	康熙
字型				

17、「願」：字型「顛」，此字在許多隸書碑帖的寫法都與楷書不同，如夏承碑之「顛」、泰山金鋼經之「顛」。而楷書也有類似的情形，如褚遂良之「顛」，智永之「顛」，而查說文得「顛」則與今之楷字類同，查康熙則得「顛，古文顛」，可知「願」有多種不同的結體造型。史晨碑的「願」是由古文變型而來。

<sup>50</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1325 頁。

<sup>51</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551 頁。

表 20. 與「願」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5)	(6)	(7)
字源	史晨碑	夏承碑	泰山金鋼經	褚遂良	智永	說文	康熙
字型							

18、「髣」：其實要探討的是「髣髴」兩字，字型「髣」、「髴」，此寫法與今之楷書「彷彿」大相逕庭，想來應該是可以互相通用，故查了一些資料，發覺共有三種不同寫法「髣髴、彷彿」、彷彿，為了分辨此三種寫法之異同，乃分別查了正中、康熙、說文，茲列表如下：

表 21. 與「髣髴」有關之字源

正中	甲文、金文，髣字闕。本義作「相似也」。「毛髮纖細，相似難別」。仿髣古今字，髣為仿之累增字。 <sup>52</sup>
康熙	音紡。與仿同。髣髴也。 <sup>53</sup>
說文	闕如

表 22. 與「彷彿」有關之字源

正中	彷彿：本義作「相似」解。乃指人所見不審而言。 <sup>54</sup>
康熙	仿徨猶徘徊。 <sup>55</sup>
說文	段注本：彷彿，相似。視不謚也。 <sup>56</sup>

表 23. 與「彷彿」有關之字源

正中	1、甲文仿，從行從方。小篆仿，從彳。本指「仿徨」，本義作蟲名解。此蟲之狀如蛇，但有兩頭披文彩文，以其兩頭分出，難急
----	---

<sup>52</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2142 頁。

<sup>53</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1380 頁。

<sup>54</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58 頁。

<sup>55</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23 頁。

<sup>56</sup>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374 頁。

	趨同一方向，有行止無定與其行極緩之意。又以方有並比之意，亦含相似之意。 <sup>57</sup> 2、彷彿，見而不審之謂 3、佛：此字只可追溯至小篆，本義作「止」。又以弗本作「矯」解，乃正弓之器，含有止其彎曲而強之使正之意味…本義古罕見用。 <sup>58</sup>
康熙	【玉篇】彷徨也。又蟲名。【莊子·達生篇】野有彷徨。【音義】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又【集韻】彷徨，徘徊也。【史記·吳王濞傳】彷徨天下。又【廣韻】彷彿也。 <sup>59</sup>
說文	闕如

綜合以上的資料，可知「仿」之原意為「相似」、「見而不審」。「仿佛」之義即是相似、見而不審。依正中「仿髣古今字」，可知髣為其後之累增字<sup>60</sup>，而其意義完全相同，但最早之字與詞是為「仿」、「仿佛」。而「髣髴」是為其累增字，其音義完全相同。

而「仿」本義作蟲名解，「佛」本義「正弓之器」解。依康熙「彷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另康熙有載「彷彿也」<sup>61</sup>，但非其主要之原義。

而其中可找到最早文字資料的是「仿」的甲骨文字型為「𠄎」從行，其小篆字「𠄎」從彳<sup>62</sup>，本義皆為「蟲名」。

故此二字在書寫時，可寫成「仿佛」或「髣髴」。而「彷彿」為時下通行之用語，但不建議。

<sup>57</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437頁。

<sup>58</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439頁。

<sup>59</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293頁。

<sup>60</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2142頁。

<sup>61</sup>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293頁。

<sup>62</sup>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437頁。

表 24. 與「髣」有關之字源

編號	(1)	(2)	(3)	(4)
字源	史晨碑	史晨碑	正中	正中
字型				

## 四、結論

### (一)一般性之結論

- 1、雖僅是針對史晨碑的 18 個字作深入探討研究，卻深覺自己以前在學習時往往不求甚解。這也是許多書法學習者的通病，大家或許認為少數幾個字並不重要，但是練習就是為了將來能夠自運，能夠有好的作品出現，而一個好的書法創作的呈現，很可能就因為出現錯字而為人恥笑。
- 2、不敢問老師、不能認真探索，自然不會進步。漢字的知識有如浩瀚大海，無人能盡知，老師因有多年的經驗與知識，可能為我們解惑，再有難者，就要求諸古籍、古典。如若不然，錯誤永遠是錯誤，不懂永遠不懂。
- 3、漢字的流通已有數千年之久，一小部分的用字有積非成是之嫌，雖說語言文字有約定成俗的通性，但探究本源、匡正謬誤正是求學問者的使命，學習書法者更應有如此的體認。
- 4、隸變後的隸書與古文字如大篆、小篆有很大的不同，學習者在書寫隸書時可依帖體字書寫，亦可參考篆字，但不宜參考楷字。
- 5、對史晨碑十八個難字作深入探討後，一部分的研究結果令我十分驚訝，也糾正我多年錯誤的觀念，深知若沒有此次的研究，對史晨碑的部分錯誤認知，我將一錯到底。因此深感對漢字疑義加以研究，是書法學習者之責任。

### (二)十八個難字之研究結論

茲將前項研究之 18 個字作一整理，研究對象雖然只是史晨碑，但可視為一般隸書帖之通則：

- 1、史晨碑有一部分的字是為帖體字或異體字，而且可以在古籍、古典之中找到資料和相對應的古字，如「亭」。

- 2、在隸變和楷書成型的過程中，有簡化的符號，此可視為約定成俗，如許多竹部首的字在隸書中變成草部首，如「**持**」。書寫時宜按照帖體字書寫。
- 3、在史晨碑中有簡化的字型，如「**書**」。但其它隸書字帖亦有多種寫法，如禮器碑的「**書**」、鄧石如之「**書**」。而小篆為「**書**」。在寫作時可酌情書寫各種成不同結體，以增加作品之變化與豐富性。
- 4、在隸變和楷書成型的過程中，有美化的字型，此可視為約定成俗，如「**不**」、「**其月**」。
- 5、部分帖體字在研究時，可發現史晨碑帖體字是正確的，如「**弊**」、「**衰**」、「**日**」，而現行使用標準字的字型有因簡化而與古文字不同。
- 6、部分字型，隸與楷不同，但兩者都是正確的，如，如標準字「坐」，史晨碑寫成「**坐**」。又如標準字「願」，史晨碑寫成「**願**」。
- 7、部分字型，隸字與標準字不同，如標準字「以」，史晨碑是為「**以**」，但追溯至篆書，則兩者都與古文字不同。
- 8、史晨碑採用古文字結體，與現行文字大相逕庭，但依康熙所載，其實為古文，因此算是正確的寫法，如「**深**」、「**韻**」、「**禽**」。
- 9、有隸書與楷書不同，但與篆書比較，發現楷書是正確寫法，如「**思**」，但書寫時宜按照帖體字書寫。
- 10、如「**和**」字型，史晨碑較接近古篆字，但楷書也是依其結體變而來，只是字型略有差異，因此兩者皆正確。
- 11、如「**陵**」字型，其右邊旁「**陵**」上之符號是「**无**」非「**爪**」，以隸書來書

寫時不可參照楷書的結體。

- 12、因「髣髴」的研究，發現「彷彿」「髣髴」是正確的寫法，而今日習用的「彷彿」主要原義是蟲名。

#### 四、參考文獻

-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史晨前後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方傳鑫，《史晨前後碑》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王昌煥，《帖體字學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
- 田欣孟，〈我看江兆申《層巖疊巘》〉，發表於  
<http://www.teacher.com.tw/home5/edu-column.php?go=edu1&id=11>。
- 同塵，〈中教組第六名是我學校同事〉，發表於  
<http://www.shianya.com/phpBB2/viewtopic.php?f=7&t=1889&start=15>。
- 李瑩娟，《漢語異體字整理法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論文，2006。
- 杜忠誥，《書道技法 123》台北：雄獅美術，1986。
- 余雪曼，《書法入門合訂本》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82。
- 段玉裁注，《段注說文解字》台北：廣文書局，1978。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
- 范曄撰，《後漢書(中冊)》台灣商務出版社，2010。
- 唐濤，《中國歷代書體演變》台中：台灣省立博物館，1990
- 唐濤，《中國書體演進》台中：台灣省立美術館，1996。
- 孫寶文，《張遷碑》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0，出版說明。
- 孫寶文，《曹全碑》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0，出版說明。
- 孫寶文，《禮器碑》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1，出版說明。
- 高樹藩，《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台北：正中書局，2012。
- 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exhibition/yin0701/s-03.htm>。
- 張玉書、陳廷敬主編，《康熙字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
- 教育部：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691&Page=17004&WID=c5ad5187-55ef-4811-8219-e946fe04f725>
-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 陳俊光，〈人間福報·【瑣談書法】奇才陳鴻壽〉，發表於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76115>。

- 馮振凱，《中國書法史》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87。
-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國字標準字體>。
- 趙明，《中國書法藝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蔣文光，《中國書法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 鄭佩香主編，《漢曹全碑》台南：大眾書局，1999。
- 蕭之華，〈略論書法家嚴榮貴之隸書〉，發表於 <http://blog.udn.com/hyc66/8437723>。
- 鐘家驥，〈筆墨的歷史視角--書法隸變與書畫筆墨〉，《文藝研究》2001。
- （72 個難字，以電腦內碼排序）土不元日曰丘以正玄因宇年考作余吹坐廷決牢  
邪坤怖厚流昨苻修害恩挺朔祗假參從曹望畢符笙處彪期越雅飭復頓輒雒棖髣  
衰趣遭優醜墻斂壁舊薦闕騎願獻耀巍響勅髯。